

南風

南風

著者 野 蓀

上海中國學會出版

風 南

版出月六年一三九一

著 者 周 野 蓀	出 版 兼 發 行 者 上 海 四 愛 威 斯 路 崇 業 里 口 三 七 四 A 號 中 國 學 會	版 權 所 有	實 價 四 角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

前言……………一——四

兩重世界……………五一—一〇

人的醜惡……………一一—一八

人與人之間……………一九—二八

白日裏春夢……………二九—三二

何謂朋友……………三三—四二

人生問題……………四三—五八

生活之意義與信仰……………五九—六六

力的鬥爭的大時代……………六七—八四

目次

前言

青魚雖於萍水中，取得適合的生存。但常爲海鷗所捕食。生存意義的認識，環境危害的規避。因爲青魚是魚。在青魚，原是十分茫然。

倘使人類也有這種茫然，關於現實環境生活的意義與利害，消逝了認識性與規避力。內在的思想，必誘起一種爲生活而生活的厭倦的反感。

誰是富有神性的人，能絕意於人間味呢？

不能，便沈淪於人事社會的底面，多爲獸的物質的需要。但機械的法度，因襲的道德，迷惑的傳說，交相壓迫，制伏；與內生活的欲求，發生無可避免的衝突，極慘痛的『心』之損害。由此，深深地體味到『人間苦』，『減少生的情趣』。

然正由於衝突的激烈。『心』，『始在損害中覺醒了，發見宇宙中的自我，我們。』
『生命力，始愈與爲堅強而活躍。以某種抗爭的方式，努力於現實的毀壞，理想的

追求，促成個人與羣體生活的諧和，進展。

惟現社會的人與事物，均非如此。

抗爭而成，便發抒皇帝思想，役使別人。不成，屈伏而爲奴隸，被人役使。囂囂於現社會醜惡中的，多爲無冕的小皇帝，與小皇帝底奴隸，苦臉與笑靨。……

……

不能抗爭，不忍屈伏的第三第四……種人。雖憤慨於小皇帝專橫，哀閔小奴隸愚弱。惟終無排擊與救護的可能。

抑鬱，感傷，流涕。或慰情於天國浮夢，發爲悼世哀歌。然亦祇夢與哀歌而已。

人生的前程，有一重被黑暗深鎖了的鐵門。打不開，撞不破。必定要打，或者要撞；無異墜身苦海，呼號，流離，死。

殉身於事業的志士，堅苦卓越的學者，清明勇健的政治家，風懷春暖的美婦人。……在自我的本質上，亦許滿含生之哀苦與罪戾。意識沈睡，永難覺醒。

人性的幻滅，獸迹的遺留。

這都不曾開闢而走上所謂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『人生的坦途。』雖是誰都可以開闢；畢竟要在百年危難中，過着孤苦戰士的生涯。不斷的抗爭時代與環境的困厄；固有時不免於屈伏。

然屈伏與抗爭，均爲着仁愛的社會的開拓，生命的光明的創造。非皇帝思想，非奴隸行爲。非人性幻滅，非獸迹遺留。

使世界不用抗爭，宇宙早已停滯演進的機軸。人類在生存時，亦都消失了戰的本能，愛的滋潤。

生活意義的認識，環境危害的規避，更屬茫然。

所以，人類在任何社會組織之下，始終是抗爭的，固有時不免於屈伏。不過在聰明人的手裏，能平衡利害輕重兩端，調劑生命力的衝突；養成一種『中和性。』力求能認識與救護自我，我們。在苦悶而缺陷的人間世，得到比較適合的全生活的慰安，滿足。

惟須走上所謂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『人生的坦途。』究在何處？又從何而開闢？我們底病青年，含淚在眼，忍痛在心。時時這麼想，這麼問。

人，若在時代前，有極偉大的立場，有全生活的信念。是仁者，是戰士。方能在人生思想上，極有系統的轉變時，體識人生苦，決定解脫苦悶的方法。透視客觀環境，肯定人生的態度。使這週期末的病青年，得到心靈的慰安，理智的啓示。

鼓舞精神，開闢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爲了這時代的需要，內心的驅迫。發表我底至友哲君一年前的來書。

書皆寄自萬里南島，真好像幾陣南風，飄拂在人生的坦途之上。雖含有酸辛世味，也含有異國情調，壯美的意力。

令人惆悵，也令人清快，令人更奮發。

走上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一九三一、一、十日。

兩重世界

從上海到星加坡，過了十日海上生涯。我底心情，碎如片片落葉，隨着萬里波濤，飄流不定。

我正由故國戰亂中逃脫而來。

今日又轉往檳島，送行的人，均揮手歸去。只賸下我這孤影，西風海上弔黃昏。入夜，濃黑的雲，堆滿了天空。重，更沈重。低落，更低落了。這陰肅的低狹的海天，忽來一陣暴風雨。孤輪！你進不得，退不得。究將飄泊於何處？我底過去命運的象徵，未來生活的預兆。

『生非不朽終如夢，況是傷離念遠多。』

我欲扁舟載酒去，人間何處不風波？』

我忽然想起幾句舊作，不料正類似今日的情景。滿船上人，都變做青草池塘處處蛙。我更昏暈。

好幾年前，在書與畫裏，神遊過溫香明媚的檳島，於今真個來了，恍如夢影。在船上望去，那島，由遠而近，由小而大；如展開暖和的懷抱，撫慰這倦遊無歸的飄鸞。

半月形，繞以鐵欄的海濱。黃昏時分，森森地綠天陰裡，茸茸地青草地上。不曾嘗過家國哀怨的兒女們，一羣一羣，輕盈美妙。在翩躚而潔白的舞影中，清麗而婉細的歌聲裏；牽出萬縷垂楊的柔情，繫滿在許多人底嘴唇上，眉目間，衣香鬢影中。

『我第一次喝了一杯南國的春酒』

其實，那花光只閃爍在兒女們底芳心上，不曾照耀過我。我是被吹落在春風以外，一隻飄鸞。

從此，我不覺南洋有所謂『春。』是「終年皆是夏，一雨便

成秋」的島國。有所謂『春，』只在中國嚴寒天氣中而來的人，冷眼中暫時一現。

檳島，畢竟是南洋人底樂園。青翠的園林中，馬式來的別墅；即中國人底進士第，大夫第，延陵，南陽……門樓上，兩個石鼓似的燈籠，斗大的紅字。……：

故國的家世，異域的土風。

他們底生活，是養病，尋春。更有閒情，拜菩

薩，看猴子。

菩薩不如和尚。極樂寺的和尚，與公園裏猴子，真個幸福。

猴子是躲在現時代的最後方，未進化而爲人的。和尚是站在現社會以外，希望成佛的。都無人事的責任。故能清淨自然；并取得法律保障，與一般人的傾誠愛護。猴子與和尚，幸福何多？只是，只是苦了我們這種人，背着現時代的路綫，撐持現社會的門面。如深陷在十丈泥濘中，振拔不起。任如何跳起來，鼓舞奮鬥的精神，放大膽子，走，跑，終是淚流滿面，在現社會上兜圈子。如驢子磨粉一般；一放足，雖然是十萬八千里，而日夜仍離不開磨盤。磨下的粉，還是很少。詛罵無鞭斥，誰說不應該？不願做，亦不必逃跑；願做驢子而不得的正多着，比我們更馴實。做驢子的機會，漸漸少了。

誘惑的傳說，暴力的組織，如築起百尺高的銅牆，堵絕四周，成爲一個低狹的小宇宙。死的愁慘的逼壓，叫人低頭，屈伏，疲憊，睡眠而已。雖能於清晨時，

從牆隙裏，望見一閃的人的世界的光輝；就只這一閃，又黯澹了如黑夜一般。若堆倒牆的堵絕，衝出小宇宙之外，求精靈的解放；那悲哀更深於快樂。你要跑麼？草滿平原，盡是歧路。

『人只爲着吃飯而生活麼？』

向來不會經心的事，而今都從心弦上彈起哀調來。南洋漸成爲純資本社會，人更成了商品。在這苦痛的環境，任何一件事，任何一條路，都爲罪惡，無意識。原因，資產階級太聰明，篤信唯物史觀，斷定人人都只爲着吃飯而生活。

大概物的關係愈緊密，心的距離愈遼遠；即由物的利害，發生心的或意識的壓迫與鬥爭。其中，強者與最強者，弱者與最弱者，是鬥爭。強者與弱者，最強者與最弱者，是壓迫。兩種不同的力，造成鐵與血的社會的本質。

浮現於上一層的，是笑聲，是瘴惡的眉眼，腥紅的肉，驕奢的生。
沈淪於下一層的，是淚痕，是枯瘦的面額，灰白的心，哀慘的死。

這下一層，便是我們底小宇宙。

所謂強與弱，非力與智識問題；乃爲道德觀念，或同情的有無與深淺，忠厚與狡猾之分。

如在義務上，必得有弱者。在權利上，必得沒有弱者。強者有種種竊取與控制的方法，有自由支配的權威。強者的刻毒，在弱者看，至少有些哀怨，希望他能公允。但公允之在強者，是意外的損失。那刻毒便是本分了。

弱者哀哭強者笑。

人類本體之明，掩滅已盡。於是由個人間意志的誤解，所表現的社會現象；全爲物的懲罰與攘奪，心的壓迫與鬥爭。人道情感理與法，一切皆非。

強者與強者在鬥爭。弱者與弱者，亦正在鬥爭。他們很可憐，竟忘懷於上一層的壓迫。

以各個的同情，組成聯合戰綫，運用羣的生動之力；搏擊最強者，救助最弱者。取得均等生存的機遇，減少社會上鐵與血的氣味。事在今日，誰願誰能？



弱小的飛蛾，撲在燈火上，焚燬了生命。人只哀憫飛蛾不幸，或竟笑爲盲目。誰去痛憤火的猛烈，不該焚燬飛蛾？或覆滅燈火，爲不幸的飛蛾，作個沈默的哀悼？

這譬喻，似非恰當。然弱者正如盲目的飛蛾，處處落在強者炙手可熱的手中，焦頭爛額而死。嗚乎弱者。

倘使能做猴子或和尚，脫却人間煙火氣。生之厭倦的弱者，倒也心甘。

T君在此暢談幾日，不見如何有興趣。去後，便感受意外的孤寂。又病。

人的醜惡

在中國時，想念南洋。到了南洋，懷戀中國。回了中國，或又想念南洋。現實的不滿與非現實的追求，不息的衝突，給我一個很深的創傷，以至於病。

已經五日夜，不能起床，在這陰濕的無愛的人間。然內心仍有一種剛勁之力，擁護母親所給我的人性的。

『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。不得則死。噍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。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……』

病時心理上，所湧現的是另一個世界，幽暗，浮薄，冷酷，兇殘。不，即在清健的時期，又何嘗不然？若暫時忘却切身的功利；極冷靜的去觀察人與人，相輕侮，相關爭，相愛悅，相利用的起因和過程；再作極精刻的解剖，純客觀的判斷。必定不憤怒，也不怨恨。不驚喜，也不羨豔。但有微笑。

舉幾件尋常事來說：

肯做虛偽的週遊，或搬弄幾種學術名辭；便值得社會的尊崇，獲取物質的優遇。倘使你不善週遊，或者行爲真樸。便不知你有何學問與人格，擯棄你於現實生活以外。

這是一種人，淺薄。『見虎一文，不知其武。』

說到天上的星雲，他便說星雲將如何的變幻。說到人類腹內的蛔蟲，他便說蛔蟲是怎樣的形態。

這是一種人，謬誤。『譬彼病目，見空中花及第二月。』

人，事，物，構成日常生活的現象。這種粗淺的認識，猶陷於淺薄 謬誤中，我們應該慚悔。

英國人說美國人，——理智階級，只會說話，（Talk）不會談話。（Converse）中國人不及美國人，我雖不便說中國人，不會說話；但在所謂知識階級，或者有

一部分人，不會談話。主要原因，似由於不認識人，不認識事，物。老實說，自己還未認識自己。

正爲不認識自己，方從淺薄，謬誤中，橫身是力，充分的表現自己。

『昔有婆婆羅門，自謂多智，於諸星術，種種技能，無不明達，特已如此。欲顯其德，遂至他國，抱兒而哭。有人問婆羅門言，『汝何故哭？』婆羅門言，『今此小兒，七日當死，慙其天殤，是以哭耳。』時人語言，『人命難知，計算喜錯，設七日頭或不能死，何爲預哭？』婆羅門言，

『日月可闇，星宿可落，我言終無遺失。』爲名利故，至七日頭，自殺其子，以證已說。時諸世人，却後七日，聞其兒死，咸皆嘆言，真是智者，所言不錯，心生信服，悉來致敬。』

婆羅門爲使人迷信他底偽術，不惜犧牲自己底兒子，何等的殘毒。但以這種犧牲的精神，來表現自己的，在中國史上，也有好幾種。

1. 直接犧牲別人的，如楊廣，吳起，張獻忠之流。
2. 直接犧牲自己的，如田光，豫讓，屈靈均之流。
3. 犧牲別人，反爲別人犧牲的。